

山 水 游 记

精彩悦读之旅书系

一生必读的50篇

易磊 李伟〇主编

和蔼是一种變成，更是一种艰难的选择。在作品的收录整理上我们不拘一格，但这一点不能说明我们没有标准。相反，我们看重作品的文化内涵，注重作品的现实指导性。不仅如此，我们在把握作品文学性的同时，看重其思想给人的启迪。当然，这些条款式的标准并不是孤立的。灵动的文字与精美的图片在精心谋划中达成了共识。默默地承载，共同倡导着一种对生活的热爱，一种在生活实践的细节积淀中形成的品位。

一生必读

的

主编 易 磊
副主编 田洪江 韩志鹏 李 伟

50 篇山水游记

内蒙古文化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生必读的 50 篇山水游记 / 易磊, 李伟主编. —呼伦贝尔: 内蒙古文化出版社, 2006. 8
(精彩悦读之旅·2)
ISBN 7 - 80675 - 472 - 5

I. ... II. ①易... ②李... III. 游记 - 作品集 - 世界
IV. I1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6)第 105170 号

精彩悦读之旅书系
·生必读的 50 篇山水游记
易磊 李伟 主编

出版发行 内蒙古文化出版社
(呼伦贝尔市海拉尔区河东新春街 4 附 3 号)

邮购、直销热线 0470—8241422 8241421

网 址 www.mnwh.com **邮 编** 021008

印刷装订 北京金马印刷厂

责任编辑 白鹭

开 本 787 × 960 毫米 **1/16**

印 张 15.625 **字 数** 230 千

2006 年 10 月第 1 版 2006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 - 10000 册

ISBN 7 - 80675 - 472 - 5 / 1 · 241

定价: 22.80 元

前言 QIAN YAN

诗歌培养人们浪漫的气质，在天马行空中成就一种超脱，陶冶一种情操；小说则在自我塑造的人物以及环境中，孕育、生成一个亦真亦幻的世界，以获得自我在梦想与现实冲突中的超越和满足；游记于山是在举目远眺中感受一份超然，于水是在明净的本色中体验那份与世无争的宁静；家书则让人们在拳拳思念与谆谆教导中体验爱的无私与奉献，体验一份成长与感动。本套丛书所能为您效劳的就是在丰富的情感触动下找到一种相见恨晚的共鸣，为您不停奔突的脚步找到休憩的理由。

50篇是一种集成，更是一种艰难的选择，在作品的收录整理上我们不拘一格，但这一点不能说明我们没有标准，相反，我们看重作品的文化内涵，注重作品的现实指导性，不仅如此，我们在把握作品文学性的同时，看重其思想给人的启迪，当然，这些条款式的标准并不是孤立的，灵动的文字与精美的图片在精心谋划中达成了共识：默默地承载，共同倡导着一种对生活的热爱，一种在生活实践的细节积淀中形成的品位。

一首诗歌，一个故事，一段情感的漂泊；一篇小说，一种演绎，一方人生的舞台；一处山水，一串足迹，一次心灵的旅行；一封家书，一片关爱，一生情感的留驻与依恋。呵！这里，没有故作深沉地要寻求哲学的深度，没有刻意要讲究一种宏大主题隆重宣示的派头，但，一路走来，这些灵动的文字与图片，她们抵御着我们世俗生活中难以避免的焦灼，拓展着我们宁静、幸福、快乐的领地，故此，愿您的阅读期待与需求能在此获得满足，便不甚欣慰。

目 录

西湖漫笔	宗 璞	1
澜沧江边的蝴蝶会	冯 牧	5
雨中登泰山	李健吾	10
黄山记	徐 迟	16
长江三日	刘白羽	23
从阿尔卑斯山归来	都 德	32
浪之歌	纪伯伦	35
雨 前	何其芳	37
西湖的雪景	钟敬文	40
昆明的雨	汪曾祺	47
听听那冷雨	余光中	51
雪 夜	莫泊桑	57
远处的青山	高尔斯华绥	59
桨声灯影里的秦淮河	俞平伯	63
在赣江上	冯 至	70
塞纳河畔人	海明威	74
中国人与山水	罗 兰	78
苦 雨	周作人	83
记金华的两个岩洞	叶圣陶	87
庐山面目——庐山游记之一	丰子恺	91
桨声灯影里的秦淮河	朱自清	95
西湖的六月十八夜	俞平伯	103
山 水	李广田	109

天山景物记	碧野	114
松坊溪的冬天	郭风	121
黄山小记	菡子	124
雄关赋	峻青	129
响在心中的水声	萧白	136
紫藤萝瀑布	宗璞	142
月下桨声	韩少功	145
山口	蒲宁	151
绿	朱自清	155
雪山的长夜	迟子建	158
生命之河	郭文斌	162
林中小溪	普里什文	165
到尼亚加拉大瀑布	狄更斯	170
江上歌声	毛姆	174
登勃朗峰	马克·吐温	176
克拉克河谷怀旧	海明威	180
钓台的春晓	郁达夫	183
春到海堤	施托姆	190
莱茵河	海因里希·伯尔	192
大川之水	芥川龙之介	196
孟加拉风光(选译)	泰戈尔	201
西敏寺漫游	艾迪生	212
雨的滋味	施蛰存	215
北戴河海滨的幻想	徐志摩	228
翠湖心影	汪曾祺	232
山	福克纳	238
埃菲尔塔沉思	张杭杭	241

必读理由：

以优美的文字，清新的笔触描写西湖秀丽的风景。



西湖漫笔

作者档案

作者：宗璞

国籍：中国

生卒年：1928 -

推荐读本：《弦上的梦》

作者简介：

宗璞（1928 - ），现代女作家。原名冯钟璞。原籍河南省唐河县。生于北京。十岁时随家庭南迁到昆明，上过南菁小学和西南联大附中。1946年考入天津南开大学外文系，后转入清华大学外文系，1951年毕业。主要作品有：《弦上的梦》（1978年12月《人民文学》），《三生石》（1981年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宗璞小说散文选》（1981年北京出版社出版），《丁香结》（1986年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等。其中《三生石》获第一届全国优秀中篇小说奖，《弦上的梦》获1978年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童话《总鳍鱼的故事》获中国作家协会首届全国优秀儿童文学奖。

平生最喜欢游山逛水。这几年来，虽改了不少闲情逸致，只在这山水上头，却还依旧。那五百里滇池粼粼的水波，那兴安岭上起伏不断的绿沉沉的林海，那开满了各色无名的花儿的广阔的呼伦贝尔草原，以及那举手可以接天的险峻的华山……曾给人多少有趣的思想，曾激发起多少变幻的感情。一到这些名山大川异地胜景，总会有一种奇怪的力量震荡着我，几乎忍不住要呼喊起来：“这是我的伟大的、亲爱的祖国——”

然而在足迹所到的地方，也有经过很长久的时间，我才能理解、欣赏的。正像看达·芬奇的名画《永远的微笑》，我曾看过多少遍，看不出她美在哪里；在看过多少遍之后，一次又拿来把玩，忽然发现那温柔的微笑，那嘴角的线条，那手的表情，是这样无以名状的美，只觉得眼泪直涌上来。山水，也是这样的，去上一次两次，可能不会了解它的性情，直到去过三次四次，才恍然有所悟。

我要说的地方，是多少人说过写过的杭州。六月间，我第四次去到西湖畔，距第一次来，已经有九年了。这九年间，我竟没有说过西湖一句好话。发议论说：论秀媚，西湖比不上长湖，天真自然，楚楚有致；论宏伟，西湖比不上太湖，烟霞万顷，气象万千。好在到过的名湖不多，不然，不知还有多少谬论。

奇怪得很，这次却有着迥乎不同的印象。六月，并不是好时候，没有花，没有雪，没有春光，也没有秋意。那几天，有的是满湖烟雨，山光水色，俱是一片迷蒙。西湖，仿佛在半醒半睡。空气中，弥漫着经了雨的栀子花的甜香。记起东坡诗句：“水光潋滟晴方好，山色空蒙雨亦奇。”便想，东坡自是最了解西湖的人，实在应该仔细观赏、领略才是。

正像每次一样，匆匆地来，又匆匆地去。几天中我领略了两个字，一个“绿”，只凭这一点，已使我留连忘返。雨中去访灵隐，一下车，只觉得绿意扑眼而来。道旁古木参天，苍翠欲滴，似乎飘着的雨丝儿也都是绿的。飞来峰上层层叠叠的树木，有的绿得发黑，深极了，浓极了；有的绿得发蓝，浅极了，亮极了。峰下蜿蜒的小径，布满青苔，直绿到了石头缝里。在冷泉亭上小坐，直觉得遍体生凉，心旷神怡。亭旁溪水琮琤，说是溪水，其实表达不出

那奔流的气势、平稳处也是碧澄澄的，流得急了，水花飞溅，如飞珠滚玉一般，在这一片绿色的影中显得分外好看。

西湖胜景很多，各处有不同的好处，即使一个绿色，也各有不同。黄龙洞绿得幽，屏风山绿得野，九曲十八洞绿得闲……不能一一去说。漫步苏堤，两边都是湖水，远水如烟，近水着了微雨，也泛起一层银灰的颜色。走着走着，忽见路旁的树十分古怪，一棵棵树身虽然离得较远，却给人一种莽莽苍苍的感觉，似乎是从树梢一直绿到了地下。走近看时，原来是树身上布满了绿茸茸的青苔，那样鲜嫩，那样可爱，使得绿阴阴的苏堤，更加绿了几分。有的青苔，形状也很有趣，如耕牛、如牧人、如树木、如云霞。有的连片看来，布局宛然，如同一幅青绿山水。这种绿苔，给我的印象是坚忍不拔，不知当初苏公对它们印象怎样。

在花港观鱼，看到了另一种绿。那是满池的新荷，圆圆的绿叶，或亭亭立于水上，或宛转靠在水面，只觉得一种蓬勃的生机，跳跃满池。绿色，本来是生命的颜色。我最爱看初春的杨柳嫩枝，那样鲜，那样亮，柳枝儿一摆，似乎蹬着脚告诉你，春天来了。荷叶，则要持重一些，初夏，则更成熟一些，但那透过活泼的绿色表现出来的茁壮的生命力，是一样的。再加上叶面上的水珠儿滴溜溜滚着，简直好像满池荷叶都要裙袂飞扬，翩然起舞了。

从花港乘船而回，雨已停了。远山青中带紫，如同凝住了一段云霞。波平如镜，船儿在水面上滑行，只有桨声，愈增加了一湖幽静。一会儿摇船的姑娘歇了桨，喝了杯茶，靠在船舷，只见她向水中一摸，顺手便带上一条欢蹦乱跳的大鲤鱼。她自己只微笑着，一声不出，把鱼甩在船板上，同船的朋友看得入迷，连连说，这怎么可能！上岸时，又回头看那在浓重暮色中变得无边无际的白茫茫的湖水，惊叹道：“真是个神奇的湖！”

我们整个国家，不是也可以说是神奇的么？我这次来领略到的另一个字，就是“变”。和全国任何地方一样，隔些时候去，总会看到变化，变得快，变得好，变得神奇。都锦生织锦厂在我印象中，是一个窄狭的旧式的厂子。这次去，走进一个花木葱茏的大院子，我还以为找错了地方。技术上、管理上的改进和发展就不用说了。我看到织就的西湖风景，当然羡慕其织工精

细，但却想，怎么可能把祖国的锦绣河山绘出来呢？不可能的。因为河山在变，在飞跃！最初到花港时，印象中只是个小巧曲折的园子，四周是一片荒芜。这次却见变得升腾了，加上好几处绿草坪，种了许多叫不上名字来的花和树，顿觉天地广阔了许多，丰富了许多。那在新鲜的活水中游来游去的金鱼们，一定会知道得更清楚吧。据说，这一处观赏地带原来只有二亩，现在已有二百一十亩。我和数字是没有什么缘分的，可是这次我却深深地记住了。这种修葺，是建设中极次要的一部分，从它，可以看出更多的东西……

更何况西湖连性情也变得活泼热闹了。星期天，游人泛舟湖上，真是满湖的笑，满湖的歌！西湖的度量，原也是容得了活泼热闹的。两人寻幽访韵固然好，许多人畅谈畅游也极佳。见公共汽车往来运载游人，忽又想起东坡在密州出猎时写的一首《江城子》：“老夫聊发少年狂，左牵黄，右擎苍。锦帽貂裘，千骑卷平冈。”形容他在密州出猎时的景象。想来他在杭州兴修水利，吟诗问禅之余，当有更盛的情景吧？那时是“倾城随太守”，这时是每个人在公余之暇，来休养身心，享山水之乐。这热闹，不更千百倍地有意思么？

希腊画家亚伯尔曾把自己的画放在街上，自己躲在画后，听取意见。有个鞋匠说人物的鞋子画得不对，他马上改了。这鞋匠又批评别的部分，他忍不住从画后跑出来，说：你还是只谈鞋子好了。因为对西湖的印象究竟只是浮光掠影，这篇小文，很可能是鞋匠的议论，然而心到神知，想来西湖不会怪我唐突吧？

南宋时此地为私人花园，现已成为观鱼、赏牡丹的佳处。



必读理由：

描写西双版纳美妙如画的蝴蝶会

展现如诗般秀丽的风景



澜沧江边的蝴蝶会

作者档案

作者：冯牧

国籍：中国

生卒年：1919 ~ 1995

推荐读本：《激流小集》

作者简介：

冯牧（1919 ~ 1995）原名冯先植，北京人。中国文艺评论家。青少年时代在北京读书，参加“一二·九”运动。抗日战争开始后到延安，在抗日军政大学和鲁迅艺术文学院学习，后留鲁艺工作。解放战争开始，任前线记者。解放战争后期至1957年，在昆明军区的文化部任职。1957年底调北京中国作家协会工作，先后任《新观察》、《文艺报》、《中国作家》等刊物的主编，中国作协副主席等。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主要从事文艺评论工作。1995年9月5日卒于北京。评论文集有《繁花与草叶》、《激流小集》、《耕耘文集》、《新时期文学的主流》、《冯牧文学评论选》、《文学十年风雨路》以及散文集《滇云漫迹》等。

我在西双版纳的美妙如画的土地上，幸运地遇到了一次真正的蝴蝶会。

很多人都听说过云南大理的蝴蝶泉和蝴蝶会的故事，也读过不少关于蝴蝶会的奇妙景象的文字记载。据我所知道的，第一个细致而准确地描绘了蝴蝶会的奇景的，恐怕要算是明朝末年的徐霞客了。在三百多年前，这位卓越的旅行家不但为我们真实地描写蝴蝶群集的奇特景象，并且还详尽地描写了蝴蝶泉周围的自然环境。他这样写着：“……山麓有树大合抱，倚崖而耸立，下有泉，东向漱根窍而出，清冽可鉴。稍东，其下又有一小树，仍有一小泉，亦漱根而出，二泉汇为方丈之沼，即所谓之上流也。泉上大树，当四月初，即发花如蛱蝶，须翅栩然，与生蝶无异；又有真蝶千万，连须钩足，自树巅倒悬而下，及于泉面，缤纷络绎，五色焕然。”

这是一幅多么令人目眩神迷奇丽的景象！难怪许多来到大理的旅客都要设法去观赏一下这个人间奇观了。但可惜的是，胜景难逢，由于某种我们至今还不清楚的自然规律，每年蝴蝶会的时间总是十分短促并且是时有变化的；而交通的阻隔，又使得有机会到大理去游览的人，总是难于恰巧在那个时候准确无误地来到蝴蝶泉边。就是徐霞客也没有亲眼看到真正的蝴蝶会的盛况；他晚去了几天，花朵已经凋谢，使他只能折下一枝蝴蝶树的标本，惆怅而去。他的关于蝴蝶会的描写，大半是根据一些亲历者的转述而记载下来的。

其实所谓蝴蝶会，并不仅是大理蝴蝶泉所独有的自然风光，而是在云南的其他的地方也曾经出现过的一种自然现象。比如，在清人张泓所写的一本笔记《滇南新语》中，就记载了昆明城里的圆通山（就是现在的圆通公园）的蝴蝶会，书中这样写道：

“每岁孟夏，蛱蝶千百万会飞此山，屋树岩壑皆满，有大如轮、小于钱者，翩翩随风，缤纷五彩，锦色灿然，集必三日始去，究不知其去来之何从也。余目睹其呈奇不爽者盖两载。”

今年春天，由于一种可遇而不可求的机会，我看到了一次真正的蝴蝶会，一次完全可以和徐霞客所描述的蝴蝶泉相媲美的蝴蝶会。

西双版纳的气候是四季常春的。在那里你永远看不到植物凋敝的景

象。但是，即使如此，春天在那里也仍然是最美好的季节。就在这样的季节里，在傣族的泼水节的前夕，我们来到了被称为西双版纳的一颗“绿宝石”的橄榄坝。在这以前，人们曾经对我说：谁要是没有到过橄榄坝，谁就等于没有看到真正的西双版纳。当我们刚刚踏上这片土地时，我马上就深深地感觉到，这些话是丝毫不夸张的。我们好像来到了一个天然的巨大的热带花园里。到处都是一片浓荫匝地，繁花似锦，到处都是一片蓬勃的生气，鸟类在永不休止地鸣啭；在棕褐色的沃土上，各种植物好像是在拥挤着、争抢着向上生长。行走在村寨之间的小径上，就好像是行走在精心培植起来的公园林荫路上一样，只有从浓密的叶隙中间，才能偶尔看到烈日的点点金光。我们沿着澜沧江边的一连串村寨进行了一次远足旅行。

我们的访问终点，是背倚着江岸、紧密接连的两个村寨——曼厅和曼扎。我们刚刚走上江边的密林小径时，我就发现，这里的每一块土地，每一段路程，每一片丛林，都是那样地充满了绮丽的热带风光，都足以构成一幅色彩斑斓的绝妙风景画面。我们经过了好几个隐藏在密林深处的村寨，只有在注意寻找时，才能从树林中发现那些美丽而精巧的傣族竹楼。这里的村寨分布得很特别，不是许多人家聚成一片，而是稀疏地分散在一片林海中间。每一幢竹楼周围都是一片丰饶富庶的果园；家家户户的庭前窗后，都生长着枝叶挺拔的椰子树和槟榔树，绿荫盖地的芒果树和荔枝树。在这里，人们用垂实累累的香蕉树作篱笆，用清香馥郁的夜来香树作围墙。被果实压弯了的柚子树用枝叶敲打着竹楼的屋檐，密生在枝丫间的菠萝蜜散发着醉人的浓香。

我们在花园般的曼厅和曼扎度过了一个愉快的下午。我们参观了曼扎的办得很出色的托儿所；在那里的整洁而漂亮的食堂里，按照傣族的习惯，和社员们一起吃了一餐富有民族特色的午饭，分享了社员们的富裕生活的欢快。我们在曼厅旁听了为布置甘蔗和双季稻生产而召开的社长联席会，然后怀着一种满意的心情走上了归途。

我们走的仍然是来时的路程，仍然是那条浓荫遮天的林中小路，数不清的奇花异卉仍然到处散发着沁人心脾的清香，在路边的密林里，响彻着一片

鸟鸣和蝉叫声。透过树林枝干的空隙，时时可以看到大片的平整的田地，旱稻和许多别的热带经济作物的秧苗正在夕照中随风荡漾。在村寨的边沿，可以看到柳叶林和菩提林的诱人似的身姿，在它们的荫蔽下，佛寺的高大的金塔和庙顶在闪着耀眼的金光。

橄榄坝的海拔只有530米，是西双版纳海拔最低的地方，也是气候最炎热的地方。自然、纯朴、宁静的橄榄坝素有“孔雀羽翎”、“绿孔雀尾巴”的雅称。人们把橄榄坝比作开屏孔雀的尾巴——绚丽多彩，而橄榄坝上布满了美丽富饶的傣族寨子，如曼厅和曼扎，就像装点在孔雀尾巴上闪亮的花瓣。

一切都和我们来时一样。可是，我们又似乎觉得，我们周围的自然环境和来时有些异样。终于，我们发现了一种来时所没有的新景象：我们多了一群新的旅伴——成群的蝴蝶。在花丛上，在枝叶间，在我们的周围，到处都有三五成群的彩色蝴蝶在迎风飞舞；它们有的在树丛中盘旋逗留，有的却随着我们一同前进。开始，我们对于这种景象也并不以为奇。我们知道，这里的蝴蝶的美丽和繁多是别处无法比的，我们在森林中经常可以遇到色彩斑斓的蝴蝶和人们一同行进，甚至连续飞行几里路。我们早已养成了这样的习惯：习于把成群的蝴蝶看作是西双版纳的美妙自然景色的一个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了。

但是，我们越来越感到，我们所遇到的景象实在是超过了我们的习惯和经验了。蝴蝶越聚越多，一群群、一堆堆从林中飞到路径上，并且成群结队地在向着我们要去的方向前进着。它们在上下翻飞，左右盘旋；它们在花丛树影中飞快地扇动着彩色的翅膀，闪得人眼花缭乱。有时，千百个蝴蝶拥塞了我们前进的道路，使我们不得不用树枝把它们赶开，才能继续前进。

就这样，在我们和蝴蝶群的搏斗中走了大约五里路之后，我们看到了一个奇异的景色。我们走到了一片茂密的柳树林边。在一块草坪上面，有一株硕大的菩提树，它向四面伸张的枝丫和浓茂的树叶，好像是一把巨大的太阳伞似的遮盖着整个草坪。在草坪中央的几万丈的地面上，仿佛是密密地从生着一片奇怪的植物似的，好像是一座美丽的花坛一样。它们互相拥挤着，攀附着，重叠着，面积和体积在不断地扩大。从四面八方飞来的新的蝶群正

在不断地加入进来。这些蝴蝶大多数是属于一个种族的，它们翅膀的背面是嫩绿色的，这使它们在停驻不动时就像是绿色的小草一样，它们翅膀的正面却又是金黄色的，上面还有着美丽的花纹，这使它们在扑动翅膀时又像是朵朵金色的小花。在它们的密集着的队伍中间，仿佛是有意来作为一种点缀，有时也飞舞着少数的巨大的黑底红花身带飘带的大木蝶。在一刹那间，我们好像是进入了一个童话世界；在我们的眼前，在我们四周，在一片令人心旷神怡的美妙的自然景色中间，到处都是密密匝匝、层层叠叠的蝴蝶；蝴蝶密集到这种程度，使我们随便伸出手去便可以捉到几只。天空中好像是雪花似的飞散着密密的花粉，它和从森林中飘来的野花和菩提的气味，混合成一股刺鼻的浓香。

面对着这种自然界的奇景，我们每个人几乎都目瞪口呆了。站在千万只翩然飞舞的蝴蝶当中，我们觉得自己好像是有些多余的了。而蝴蝶却一点也不怕我们；我们向它们的密集的队伍投掷着树枝，它们立刻轰地涌向天空，闪动着彩色缤纷的翅膀，但不到一分钟之后，它们又飞到草地上集合了。我们简直是无法干扰它们参与盛会的兴致。

我们在这些群集成阵的蝴蝶前长久地观赏着、感叹着，简直是流连忘返了。在我的思想里，突然闪过了一个念头：难道这不正是过去我们从传说中听到的蝴蝶会么？我完全被这片童话般的自然景象所陶醉了；在我的心里，仅仅是充溢着一种激动而欢乐的情感，并且深深地为了能在我们祖国边疆看到这样奇丽的风光而感到自豪。我们所生活、所劳动、所建设着的土地，是一片多么丰富、多么美丽、多么奇妙的土地啊！

必读理由：

作者代表作之一。

以轻快的语言，描写雨中登泰山的别样风情。



雨中登泰山

作者档案

作者：李健吾

国籍：中国

生卒年：1906—1982

推荐读本：《莫里哀喜剧集》

作者简介：

李健吾（1906—1982），山西省运城人，现代戏剧家、翻译家，也擅长写小说、新诗和散文。清华大学毕业后留学法国，主要译著有《福楼拜评论》、《莫里哀喜剧集》，早期剧作有《革莘》、《青春》和根据外国名著改编的《乱世英雄》、《山河怒》等。解放后曾在上海戏剧专科学校任戏剧文学系主任。1954年到北京文学研究所，专搞戏剧理论和剧评。1964年转入外国文学研究所，从事巴尔扎克及法国其他现实主义作家的研究和编译工作，直到1982年年底逝世，一生为繁荣我国的文学艺术事业做出了较大的贡献。

从火车上遥望泰山，几十年来有好些次了，每次想起“孔子登东山而小鲁，登泰山而小天下”那句话来，就觉得过而不登，像是欠下悠久的文化传统一笔债似的。杜甫的愿望：“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我也一样有，可惜来去匆匆，每次都当面错过了。

而今确实要登泰山了，偏偏天公不作美，下起雨来，淅淅沥沥，不像落在地上，倒像落在心里。天是灰的，心是沉的。我们约好了清晨出发，人齐了，雨却越下越大。等天晴吗？想着这渺茫的“等”字，先是憋闷，盼到十一点半钟，天色转白，我不由喊了一句：“走吧！”带动年轻人，挎起背包，兴致勃勃，朝岱宗坊出发了。

是烟是雾，我们辨识不清，只见灰蒙蒙一片，把老大一座高山，上上下下，裹了一个严实。古老的泰山越发显得崔嵬了。我们才过岱宗坊，震天的吼声就把我们吸引到虎山水库的大坝前面。七股大水，从水库的桥孔跃出，仿佛七幅闪光黄锦，直铺下去，碰着嶙嶙的乱石，激起一片雪白水珠，脱线一般，撒在回漩的水面。这里叫作虬在湾：据说虬早已被吕洞宾渡上天了，可是望过去，跳掷翻腾，像又回到了故居。我们绕过虎山，站到坝桥上，一边是平静的湖水，迎着斜风细雨，懒洋洋只是欲步不前，一边却暗鸣叱咤，似有千军万马，躲在绮丽的黄锦底下。黄锦是方便的比喻，其实是一幅细纱，护着一幅没有经纬的精致图案，透明的白纱轻轻压着透明的米黄花纹——也许只有织女才能织出这种瑰奇的景色。

雨大起来了，我们拐进王母庙后的七真祠。这里供奉着七尊塑像，正面当中是吕洞宾，两旁是他的朋友铁拐李和何仙姑，东西两侧是他的四个弟子，所以叫作七真祠。吕洞宾和他的两位朋友倒也罢了，站在龛里的两个小童和柳树精对面的老人，实在是少见的传神之作。一般庙宇的塑像，往往不是平板，就是怪诞，造型偶尔美的，又不像中国人，比不上这位老人这样逼真、亲切。无名的雕塑家对年龄和面貌的差异有很深的认识，形象才会这样栩栩如生。不是年轻人提醒我该走了，我还会欣赏下去的。

我们来到雨地，走上登山的正路，一连穿过三座石坊：一天门、孔子登临处和天阶。水声落在我门后面，雄伟的红门把山挡住。走出长门洞，豁然开